

正月十四菜米粥

□安然

过去，六横民众有一个习俗，就是到了正月十四的晚上，家家户户要烧“菜米粥”，吃“菜米粥”。儿时的记忆就是风也吹不散，雨也淋不了。小时候，每年过完热热闹闹的春节之后，走亲访友也逐渐落了潮。到了正月十四，那天晚饭全家人围着要吃一餐菜米粥，以迎接正月十五元宵节的到来。

说起煮菜米粥的工序也并非简单，正月十四早上，母亲把一些粳米或者一些糯米淘干净，然后放上清水浸泡，以便烧粥时容易烧得稠些，因为那个时代没有高压锅、电饭煲等电器设备。另外，还要准备好青菜，母亲每次把自家种的大白菜心在过年时就留好

了，除了大白菜心，还有花生肉、红枣泥（红枣去核后，用菜刀切碎），加入这些材料，目的是让菜米粥味道更好。如果要做成荤的菜米粥，那么还需要加入一些猪肉丝。

到了傍晚，就开始烧煮菜米粥了。先将浸泡过的米、花生肉、红枣泥一同倒入铁锅里，放好水，用柴火慢慢烧，慢慢熬，由于是铁锅煮粥需要花一些时间，把米熬成了稠粥。然后，把切好了的菜放到粥锅里，一起烧熟搅拌均匀，再加些盐，菜米粥就烧成了。

晚饭开始了，母亲把烧好了的菜米粥一碗一碗帮我们盛好，摆放在小方桌上，待父亲先在上方坐定，我们才坐在两边，才动筷子

开始吃菜米粥。

我记得十分清楚，那个时候我不喜欢吃菜的，专挑拣花生肉和红枣吃，吃起来有点儿咸滋滋、甜丝丝的，浓稠的粥，味道鲜美。母亲知道我不喜欢吃菜，偷偷地往我的碗里少盛些菜，多盛些花生肉和红枣，这时，我吃得特别快，一下子两碗菜米粥就下了肚。

吃完菜米粥，我们兄弟俩穿上棉袄，我拉着弟弟的手，跟着村里的叔叔、婶婶，高高兴兴地去村口晒谷场上看戏，戏班子是村里的，称“九村剧团”（村属于第九村），演员大多是熟悉的，都是同村的阿叔、阿婶、哥哥、姐姐。演出的是越剧，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的折子戏，如“十八相送”“楼台相会”，

还有《盘夫索夫》《秦香莲》等等，我最喜欢看“铡美案”里面黑脸包公斩陈世美的剧情了。由于演员熟悉，多看了剧情熟悉，更多时候还是跟着叔叔、婶婶们到附近的寺庙里观赏喜灯，十四那天各寺庙都上了五颜六色的灯，还有串马灯、船灯、舞龙灯，放着鞭炮，敲锣打鼓非常热闹。我们跟在大人们的后面，饶有兴趣地观看着各种喜灯，依依不舍地直到深夜才回家。

随着时光流逝，现在，我们生活条件渐渐好起来了，于是，不煮菜米粥，改为煮汤圆了。但是，每到了正月十四，我还是记得小时候母亲煮菜米粥的情景和吃菜米粥的味道。

我的小院，我的海棠

□力女

每年过春节回老家，一迈进自家的小院子，一眼便望见了那棵树姿婆娑的海棠。这棵海棠花是我亲手栽培的，至今40年了。海棠花树干已长得3米多高了，树干粗壮，枝叶茂盛。仍然满枝丫盛开着红色的海棠花，也有凋谢的花朵乱落在所铺的大理石上。

1981年10月，我家在原宅基地建造了两幢楼房（二层），待我们迁入新居后，一位学生的家长送我一棵海棠花树苗。楼房前有个小院子，是直角三角形的，于是，我就在这小院子里筑了个花坛，将这棵海棠花栽种在这花坛中，我每天从学校下班回家，就精心培育这棵海棠花，给她浇水、拔草、施肥，时隔一年海棠竟然开花啦。

海棠花的花梗细长，花姿潇洒，花期有三、四月，自古以来是雅俗共赏的名花，素有“花中神仙”“花贵妃”“花尊贵”之称。过去在皇家园中常与玉兰、牡丹、桂花相配植，形成“玉棠富贵”的意境；另外，海棠花又称“断肠花”“思乡草”，有象征游子思乡，表达离愁别绪的意思。又因为其妩媚动人，雨后清香犹存，花难以描绘又来比喻美人。

古今有许多文人写诗、作文或绘画来赞美海棠花，以来表达抒发自己的感情。其中北宋大诗人苏轼的《海棠》诗：“东风袅袅泛崇光，香雾空蒙月转廊。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。”点出了诗人于春天的月夜在赏花，并描绘了海棠花在东风月色中的光彩和芬芳，也抒发了诗人爱花惜花的情感，只有这寂寞的海棠陪着我，更书写了怀才不遇的人生感慨。

2007年10月，我重新装修了这两幢楼房，也装修了这个三角形的小院子，院子的地面用大理石铺成，同时，将栽种那棵海棠花的花坛也进行了装修，清理了杂乱堆放的杂物，使小院子变得干净了许多，而且美观了许多。我又将海棠树进行了修枝，培了土，海棠枝繁叶茂长出了小院的围栏，探出头来，显得更加

秀丽，充满着勃勃生机。

小院围栏外有一口长方形池塘，去年，村里投资清除了多年沉积的淤泥和杂草，四周塘壁用石块垒砌，并且安装了木质护栏，池内引进了水源，池塘水常年保持着清凉、干净。清盈盈的水波荡映着一朵朵红红的海棠花，总是一幅好美的水粉图画啊！

我们每年春节回家，小院子就热闹起来了，海棠花也开了，满枝满脑盛开着红色的花朵，我们一家，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就会围在海棠花前一边赏花，一边拍照留念。小院子只是热闹了三四天，春节后，我们各自回到工作岗位了，小院子又回到了寂静。

自从我调到县城沈家门工作后，由我的母亲经常去照看这棵海棠花，浇水、拔草……2009年7月，母亲去世了，人去楼空，小院子关了门。这棵海棠就无人照看了，小院子一下子变得冷清了许多，海棠也不怕孤单与寂寞相随，依旧默默地绽放着她那红红的花朵。偶尔，有几只小麻雀“扑楞楞”落在海棠枝上，叼去未绽开的花蕾，又是“扑楞楞”一下子飞走了……但是，小院子仍在我心里，海棠花仍开在我心头。我难忘那小院，在小院看书、作文、弹琴、唱歌、下棋，教孩子们打陀螺……我喜爱那海棠花，令我自豪、感动，令我心中充满春光、希望。

海棠花，红的“乐而不淫”，白的“哀而不伤”，又有满树的绿叶掩映着，浓纤适中，像一个天真、健美、欢悦的少女。“东坡恨海棠无香，我却以为若是香得不妙，宁可无香。海棠无香，便是她的本色，正因无香，才显与众不同。”这句话是现代文人冰心对海棠花的评价，我赏海棠，也赏她的无香。

冬去春来，光阴荏苒，我的小院里的那棵海棠，默默地陪伴着高楼、小院，年年春天盛开的花瓣，美好如斯，装点了我的小院，装点了我们的家园。

海棠花啊，是你那一片耀眼的红，也装点了大地苍穹！

故园杂记

□姜焱

春节回乡，照例要穿越这一片曾经静谧的故园，这里是我少儿时代的故土、是我梦牵魂绕的故乡。故园变化最大的莫过于交通，这里的道路几乎“面目全非”，昔日弯曲的山路，变成笔直的柏油路。曾经，这里是最偏僻的山旮旯，如今隧道四通八达，车流不息，铺有鹅卵石的古驿道已成为文物。

海岛有山，但山都不太高，这里有群岛第三高的挺拔山峰。第三高峰坐落于居家村落的南边，山影的遮挡，让这一片村落多了一些清凉、森然。

中间是天然围城的水库，那是山岭下村落的水缸。那里，有我最早的游泳姿势，有农夫们劳作后洗净疲劳的记忆，也有垂钓者的身影，尚有闲眠者的步履。

沿着水库上游行走，可见一条宽宽的溪坑，足有二三公里长。少儿时代，在村小读书，放学后，与同学一起去翻溪石，下面多有石蟹。翻得差不多了，搬着一大盆想逃窜的蟹，在锅里煮熟，美餐一顿。

因为修路，村小已拆。唯有水文站尚矗立。村小最多时学生也

有三四十人，体育课是村小的强项，去乡里比赛总能拿几个奖。也出过学霸，但大多数学生早早辍学为生计而忙。

那时乡镇企业刚刚兴起，几十年来，不少同学一辈子在企业干活，如今有的也成为骨干，走南闯北，收入不菲。

村里虽还有一些老房子，但人影稀少。偶尔有老人出来洗菜，半晌才认出似乎是谁，但名字有时叫不出来。家门口有时停着几辆轿车，那是他们的晚辈前来探望。

村小是我最抹不去的记忆。后来，学生越来越少，但教师却仍然需要配备。多为代课教师，晚上不住宿，一早就走路过来。早出晚归，来回至少两个小时左右甚至更多。后来有自行车了，但由于山路弯弯、陡陡，也不方便。有的不会骑自行车的，只能一直走。走着走着，居然走出了全国优秀教师。

据说，有次，管文教的副市长来这里走访，看到代课教师中饭是自带的冷饭热热，于是叫记者前来采访。一篇《她从大山深处走来》，让坚守山村的女教师一名名声大噪。

前些年还有知青教师，其上一辈与这山村也有渊源。白白净净、儒雅气质的男教师，尽管教书速度慢，却很精到，很认真。他经常讲故事给学生听，讲他自己看过的电影。有一次，学生们一边剥橡子（一种可售的山果），一边听他讲南斯拉夫的《桥》，外面是沙沙的雨声，大家听得入神，这一幕至今历历在目。

可惜，返城政策来了，他回上海了。后来来过几次，依然是白白净净、儒雅气质，尽管年纪大了。我读小学时还乘过他自行车好几次。他家住在邻村一间集体屋子里。这个上海来的语文老师，对我影响颇大。

20多年前，这个山村里的人家大多搬迁至山下。居住条件改善了，但山村里的一些田地仍在，有的种了瓜果、苗木，有的还种着蔬菜。

深冬，山村有一种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感觉，这清溪、这水库、这深山老林，让人感慨岁月如歌。10多年前，有次我漫步进入溪坑上游的村落，但见有村民自建房屋，宛若世外桃源。

曾经，这里也是车来人往，那是生产队里的牛车，是外乡的拖拉机，也有偶尔发出声响的公交车。村民们靠山吃山，山上的柴草、松毛丝，一担担，运往外乡的轮窑厂，换来不菲的收入。

如今，山上的柴草用来覆盖山坡，已几十年几乎没人去砍柴。村民们致富门路广了，那青山绿水成为发展旅游的资本。有时，也会有毅行的人们从这儿经过，带来一片喧哗。

很多时候，故园依旧静谧。匆匆而过的车流，似乎没能带来什么过分的干扰。空气依然清新，溪水依然清冽，水库依旧清澈，人影依旧稀疏。

前些日子，有媒体说，这里的溪坑内，有一种古老的水生动物——鲢被发现，这使我想起祖辈的故园，水库底下的断墙残垣，想起这里的康续的古寺庙宇。一代代山里人，在岁月的履历中，从“生于斯、长于斯”的安土重迁社会、“老幼相闻、守望相助”的熟悉社会中一步步走出来，走向世界、走向明天、走向未来。

出门戴口罩 别去凑热闹

